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五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釋九

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一首

嵩岳寺碑一首 大相國寺碑一首

海州大雲寺禪院碑一首

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 李 邕

嘻代人以塔廟者即有象一作也儀像者非有相也邕

嘗論之未始諒矣其或執之於我安住為十劫之場什
之於空循捨得一如之智皆所以頌其願酌其心必於
無作之時敷弘正法之故俾或禮或見能超因因之緣
若我若人盡登果果之業則曷為不應曷道不行豈空
寂之門獨階證入事相之地遂阻圓明者哉普光王寺
者僧伽和尚之所經始焉和尚之姓何何國人得眼入
地龍朔初忽乎西來飄然東化獨步三界遍遊十方烏
飛於空月見於水泥鍵鐵鎖降伏貢高長者錦書散除

文字深以愆為苦器道寔法鈞消一無於太常越諸有
於真際豈徒福河灌頂慈雲覆身舉手而安喻四因動
足而興復三見或以沉香作炭有枉言者則誘而進之
沙末求珠不知其量也

一作者

則呵而責之香象之行雖

極水底神龜之出亦無陸道因如法如自得定力有作
無作冀是福田嘗縱觀臨淮發念置寺以慈悲眼目信
義方寸興廣濟心儀普照佛光相纔現瞻仰已多遠近
簪裾往來舟楫一歸聖像再謁真

闕

禮祈禪焚香拔

苦觸塵者庇如來之影牽毛者荷獅子之威信施駢羅
建置周布繚垣雲矗正殿霞開層樓敞其三門飛閣通
其兩鋪舍利之塔七寶齊山淨土之堂三光奪景於製
造也未綴於手猗德名也已聞於天中宗孝和皇帝遠
降綸誥一作言特加禮數延入別殿近益重元德水五瓶
霑濡紫極甘露一斗福潤蒼生乃請寺名仍依佛號中
宗皇帝以照言犯諱光字從權親覩御書寵題寶額垂
露落于天上飛翰傳於國中其末也廣內慶齊其至也

連城歡迓扇憑筆貴獨屬右軍寺為額高更因天子每
名晨大衆瞻禮嬉遊上昇門臺直視川墅巒阜嶷嶙而
屏合淮水逶迤而帶長邑屋助其雄商旅增其大茲為
勝也曷以加焉和尚口雖勿稱緣乃有以知變易之道
迴軒少留衆生可悲菩薩亦病示滅同盡唯識永在鳴

呼以景龍四年三月二日

傳灯錄作景龍
三年三月三日

端坐棄代于

京薦福寺跡也孝和皇帝申弟子之禮悼大師之情敬
漆色身謹將法供仍造福度門人七僧賜絹三百匹勅

有司造靈輿給傳遞百官四部哀送國門以五日還至

本處當是時也佛像流汗風雨變容烏悲於林獸號於

野矧伊慈子降及路人乎過去僧惠嚴

傳燈錄作慧嚴

等主僧

道堅弟子木義等並持床有義失劍無追施法立齋知

時明物罔隊舊業克嗣前脩攀

一作舉

係儀形建崇塔院

植婆羅樹表蓮花臺宛然坐而不言歛爾感而皆應懺

則殃滅求則福生

一作至

雖日月已綿而靈變如在歸依

有衆檀施孔多鯨鍾萬斤震覺六種講筵七架開導四

生清淨之身更䟽浴室涅槃之飯別構食堂可謂能事

畢矣喜願并矣宜八部之宅以致諸天迴首自然樹懸

密語印文地現五風轉柔澗一作潤之音千燈焰光明之

色構之者罪花彫落信之者燋一作福種萌生雷響發其

六牙珠彩澄其二水州牧杜公惟孝其直如箭其潔如

水一有撒屏習明板書作又八字地壓淮上城遷泗中民勦於勞物集

一作售其利長史宗公公字一作子嗣全司馬盧公或清節首公

文雅形國或禮容虛已堅操動時臨淮宰薛欽行等或主

諾條流庭無置對或子人簡德邑有歡康並豎位大

一作

天車正信超士興二道之教發一師之因相與累贖經

身長懸覺道樹不朽之德弘未來之功是刻豐碑以光

盛美其詞曰

惟普照之大身分杖菩薩之右臂粵靈瑞之可聞兮固

昭成之難值期一會之來思雄萬輩之善

一作檀

施弘住

持之信受廣事相之該備豁川陸之雲龍雄城邑之頽

雉辟天師於九重補人王於十利嘉寺旁之立名寵聖

札之題字追已滅之化身了見在之文義貯儀形於空
塔存詞謁疑於金地殃無懺而不除福何求而不致副真
僧之貞寶接群公之雅器播永日於山河刻巨石於淮
泗

嵩岳寺碑

凡人以塔廟者敬田也執於有為禪寂者慧門也得於
無物今之作者居然异乎至若智常不生妙用不動心
滅法滅性空空喻是化城竟非住處所以平等之觀

一洗於有無自在之心大通於權實導師假其方便法
兩任其根莖流水盡納於海壖聚沙俱成於佛道大矣
廣矣不可得而談也嵩岳寺者後魏孝明帝之離宮也
正光元年榜閑居士廣大佛刹殫極國財濟濟僧徒彌七
百衆落落堂宇踰一千間藩戚近臣逝將依止碩德圓
戒作為宇師及後周不祥正法無緒宣皇悔禍道什中
興明詔兩京光復二所議以此事為觀古塔為壇八部
扶持一時靈變物將未可事故獲全隋開皇五年隸僧

三一一作百人仁壽一二一作載改題嵩岳寺又度僧一百

五十人逮豺狼恣睢龍象凋落天宮墜構劫火潜燒一作

劫潜唯寺主明藏等八人莫敢為尸不暇匡補且王充燒然

西拒蟻聚洛師文武東遷鳳翔巖邑風承羽檄先應義

旗輓粟供軍悉心事主及傳奕進計以元嵩為師凡曰

僧坊盡為除削獨茲寶地尤一作見褒崇實一作典殊夫

科明勅游及不依廢省有錄勲庸特賜田碾四所代有

都維那惠果等勤宣法要大壯經行追思前人髣髴舊

貫十五層塔者後魏之所立也發地四鋪而聳陵空八相而圓方丈十二戶牖數百加之六代禪祖同示法牙重寶妙莊就成偉麗豈徒帝力固以化開其東七佛殿者亦曩時之鳳陽殿也其西定光佛堂者瑞象之戾止昔有石像故現應身浮于河達于洛離京轂也萬輩延請天柱不廻惟此寺也一僧香花日輪俄轉其南古塔者隋仁壽二年置舍利於羣岳以撫天下茲為極焉其始也亭亭孤興規制一絕今茲也巖巖對出形影雙美

後有無量壽殿者諸師禮懺誦念之場也則天太后護
送鎮國金銅像置焉今知福利所資演成其廣珠幡寶
帳當陽之舖有三金絡花鬘備物之儀不一皆光一作相

滿利

一作秋是

月色陵渥丹窮海縣之國工得人天之神妙

逍遙樓者魏主之所構也引流插竹上激登樓菱鏡漾
於玉池金虬飛于布水食堂前古鐵鐘者重千斤函二
十石正光年中寺僧之所造也昔兵戎孔殷寇攘偕作
私邑竊而為寶公府論而作仇後有都維那惠登發夕

力一作通夢遲明獨往以一己之力抗分衆之徒轉戰而

行踰晷而至雖神靈役鬼風雨移山莫之捷也西方禪院者魏八極殿之餘趾也時有遠禪師座必居山行不出俗四國是仰百福攸歸明準帝庸光啟象設南有輔山者古之靈臺也中宗孝和皇帝詔於其頂追為大通秀禪師造十三級浮圖及有提靈廟極地之峻因山之

雄華夷

一作戎

聞傳時序瞻仰每至獻春仲月諱日齋辰

鴈陣長空雲臨層嶺委鬱貞栢掩映天榆迨

一作超

進寶

階騰乘星閣作禮者便登

一作發

獅子園遶者更攝蜂王

其所內焉所以然矣若不以達磨菩薩傳法於可可付

於璨璨受於信信昇於忍忍遺於秀秀鍾於今和上

一作

尚寂皆宴坐林間福潤寓內其枕倚也陰陽所啟居四

岳之宗其津梁也密意所傳稱十方之首莫不佛前受

記法中出家湛然觀心了然見性學無學自有證明因

非

一作無

因本末

一作來

清淨開頓漸者欲依其根設戒律

者將攝乎亂然後微妙之義深入一如廣大之功遍滿

三界則知和雅所訓皆荷法乘慈悲所加盡為佛子是
以無言之教響之若山不舍之檀列之如市則有和上
姪寺主堅意者憑信之力統僧之綱崇現前之因鳩最
後之施相與上座崇泰都維那曇慶寺等至矣廣矣經
之營之身田底平福河流注今昔紛擾雜事夥多是以
功累四朝法崇七代感化可以函靈應緣起所以廣元
河一作成故得尊容赫曦光聯日月厦屋弘敞勢感山川
回向有足度四生鍾重有足安萬國豈伊一邱一壑之

異一水一石之奇禪林玲瓏曾深隱見祥河皎潔丹蘄
澄明而已哉咸以為表於代者業以成形藏於密者法
亦無相非文曷以陳大略非石曷以示將來乃命道真
禪師千里求蒙一言書事專積疑作精每極臨紙屢空媿
迷津之未悟期法主之可通其詞曰

西域傳耆闍山世尊成道于其間南部洲嵩岳寺達
磨傳法於茲地天之柱帝之宮赫奕奕兮飛九空禪之
門覺之徑密微微兮通衆聖鎮四國定有力開十方惠

有光立豐碑之隱隱表大福之穰穰

大相國寺碑

夫聖不徒作作必有因化不徒開開必有攝故大事所
會一法所傳若天若人或賢或達雖萬牙闕地而三獸
渡河使不聞者聞未悟者悟豈虛也哉此寺伽藍古廢
建國有濮州之像自安業而來及逝將復歸堅守常什
人至萬且千飛聲殷雷用壯敵國坐如清泰安如須彌
有若部人郭賓者生心起謗闕目失明有若部人陳振

者興言誑徒喉腫及舌皆追悔自昔瘞平在今或沒身
為奴或鑄鍾依佛延和初載奉詔改為大相國寺復置
額焉先天中內府降財御書題額一作勝睿宗通夢靈應

肇發臨遣碩德僧真諦載馳載驅乃慰乃止昭宣渥命
寵錫神幡吏人候迎法侶圍繞豁屢里羅郊原者不可
勝計夫以金仙聖容之表先主感之代邸嘉名之舊先
主標之筆精池水之妙先主躬之故能鍾乾坤激日月
景光遐燭德寓弘覆曷云比也我開元神武皇帝受天

元禧祚國傳寶睦九族叶萬邦功濟而業成道光而孝
理惠康父子義結華戎寰瀛之濱大輿之上顛顛而戴
欣欣而懷逮識路于茲一作慈寓目于茲一作慈者莫不瞻

大明欽聖禮仰天性而泣遺澤荷慈氏而歎堅林形力
者罔告勞檀施者罔辭費莊嚴不獨于示相功德何止
於無為碁布黃金圖擬碧絡雲廓八景雨散四花國土
威神塔廟崇麗此其極也雖五香紫府大息芳馨千燈
赤城永懷照灼人間天上物外異鄉固可得而言也上

座知隱寺主元深都維那上智儼皆妙覺圓常對境亡
境彌入後地因如得如合之不離混以相濟咸以為他
方所至廣法界惟三虛空所至弘度門惟一况乎實相
感通之應聖跡飛動之神安可默頌聲闕題紀者已乃
作頌曰

佛法住持正教弘益真容見寺先帝書額藩邸鴻名建
國前跡我皇孝理我人光澤日月明明家邦赫赫觀妙
追遠懷恩惟昔八部莊嚴四天感激以式永代是紀豐

石

海州大雲寺禪院碑

天也地也攝生之謂元造日月也容光之謂神功然
亭育之仁可幹終滅昭明之力未焯昏霾故熱惱積薪
劫燒難鑠驚波巨海沃焦自淵獨有導師空王禪那宴
寂一念首安住之域加行證無為之階密教內修莊嚴
外度雙引相應並照兩忘然後生無生淨名不去照無
照了義能覺藝菩提之炬則枳棘滌除楫般若之航則

橫流既濟湛四禪於中道超三有以上征精舍攸躋

一作

脩度門斯盛其此之謂矣奧有寺之艮背山之前臨有

確師禪師房者武德八年邦守蕭公諱顓護法之所建

也周日環郭澄心際海示

一作亦

既一味實無衆

一作終

生

夫憑其高宅其勝魯近俗諦或乘法師且水出於冰凡

作於聖雖曰醜地猶是道場矧乃妙有孤標寶相靈變

入我室觀我形者哉施及貞觀歲有等觀禪師繼前必

承後問分之則別位二事合之則同列大空坐於斯竟

於斯於戲四益風驅百為火滅棟宇崩落象設傾低先
天中有惠藏禪師聞之斯行居而不住妙齡強植勁節
老成被甲律儀下帷經藏方丈之室時歷十年簞瓢之
飡日常一食信為法本悟寶如宗簡珠圓明經一作蓮

清淨剃髮結音落七境受除生起了於心一作身緣覺被

於物是以興補舊塔建置尊容彌陀當其陽菩薩侍其
側四大海水惠眼啟明五須彌山毫相崇絕有若稽義
據寶沿名討因都極樂之大郊壽無量之景命備如苦

者

一作昔
如昔者

稱讚觀厥音聲克濟斯艱迺復于遠則有階

地超越自在神通發弘願心得大勢用皆所以濡火宅

鞞輪投地者結業坐開入影者苦

一作昔非

趣以息粵若

殫財竭力刻楠雕題積四三

一作三

四年模造化意寶殿蔚

以雲構金山煥其日臨豈徒然哉夫壯麗者將以重威

神儀形者將以攝歸止或離性解脫或見作隨緣藥草

寓其根莖雲雷感其方類即說非說若通不通惟三獸

之度河庶一子之來學禪師以為默則絕教言則牽文

苟心事於化人豈迹留於捨法會議斲石僉允圖

一作
初

功邕來守是邦偶聞茲事依僧依佛何日忘之在家出家惟其常矣頃者下檄湖海申明捕殺鱗羽咸若災疫以寧救蟻雖尚於沙彌涸魚每憂於釋種祈寒則怨童子何知率三省於短懷寄一塵於寶地別駕弘農揚公守堅字越石本枝鼎貴胄岳靈直道守公智印觀法司馬瑯琊王公元勗字固禮高閣襲吉皇士令名資位升聞妙意融朗盛矣美矣左之右之時有

一無
有字新羅通

禪師五方

一作力

上乘一門深入利行攝俗德水浮天讚

而演成恭而有述其詞曰

覆燾之漿始生終滅昭回之明內昏外徹陰入不斷心
起難折靈海慾深洪鑪火熱倬彼大師超然正覺七境
息想示法流渥絕生死岸破煩惱殼度門光啟住地元

邈傳燈三葉

或作乘

分座一義象設儀形莊嚴地位有為

不染無相能離苟曰法乘莫非種智古者豐石抗之高

山紀事標柱

一作社

銘勲列班廣茲妙有運彼元關則百

伊昔粵吾無間

文苑英華卷八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五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釋十

鄭州大雲寺碑一首

楚州淮陰縣婆羅樹碑一首

五臺山清涼寺碑一首

台州乾元國清寺碑一首

鄭州大雲寺碑

李邕

恭惟黃屋者異唐堯之大雅精舍者曷什迦之廣乘將
以示崇高弘誘進俾夫壯麗加于四海瞻仰攝於群情
酌言永圖即理一貫矣大雲寺者鄭國慈緣之所建也
觀其肇允枚卜爰適底居所感彌多光靈滋茂固以星
晷上憲人統下稽執天物之大中合元宮之妙相豈止
宅豐壤盤名州厦屋雲陰沙門玉立而已於是象設巨
麗法供魁殊尊容乃神靈眷所仗則有寶座蓮動現身
金光不同於凡復歸于靜至使彌留咸華遠人孔殷香

饌比肩花蓋擊穀一心不起則從願應如二見無物則

隨施逾疾故能飛名勝出福履嘉祥昭升累朝發弘歷

聖粵我高祖堯皇帝俟時登庸從

一作縱

觀興感再駕尚

軻五轉欲承鳳難

疑

喬雲龍睇霄極馳睿想於幽贊禱

法力於大雄創建漆象一軀植淨根也洎我高宗天皇

大帝纘祖匡業繼明德暉萬流澄瀛八風叶律齊致功

於化造將有事於岱宗道由是邦言念茲者寺中留綉

像一幀實也丁厥則天皇大后奉遺托孤與權改物母

儀霸迹閩政神器追惟乾蔭永動皇情明啟度門宣遊
覺路乃降綉像一鋪廣也借如崇建塔宇附麗朝闕憑
縣官之力散王府之財中使相望匠人經始則有之矣
未或介在草澤僻居里閭發皇明於日中落寵錫于天
上有如此之盛者也日者通莊載堙繚垣式過門途弗
敬面勢匪宏浮雲在天蝦蟆蝕月具瞻者渴高明之歎
歸止者憤翳鬱之心寺主俗姓李氏名婆諦隴西姑臧
人也發趣如因彌入禪寂雖獨得斷相而同人有為乃

陳詣府庭移牒省闈引仍舊之直矯易恒之枉申報曠
祀奔走宣勞終于訟真成我道勝是以頽墻填塹焚萊
平場廣途塞開層構踴出疑若當陽豁若捷徑洛師之
道盪曾冷然決渠滎波之水所謂形便得裝嚴具行李

滎觀羣

一作
飛

邑景矣長史河東柳冲府君道融至和性

與元德從心絲譜遊刃翰林推轂演成誓言同事是刊
厥懿豈伐于功其詞曰

鄭之法字兮在城一隅大雄應感兮休徵有殊累聖克

念兮象設三鋪佛身圓對兮神光發圖乃奉靈勝兮至
自彼都面勢推一作惟隔兮頽垣朽株南望不及兮鬱然
坐拘觀者佇眙兮願履夷途碩德感發兮執心匪渝豈
用歷紀兮茲事乃敦刻石傳懿兮表此亨衢

楚州淮陰縣婆羅樹碑

觀厥好德存樹愛人及烏有情不忘雖小可作夫施及
者也則有宗廟加敬墟墓增悲覩物可懷比事期廣此
觸類者也矧及通感靈變元符聖迹根抵淨土碩茂佛

時燭金山之祕影聯玉毫之殊相至若渥日法會茶毗
應身雙樹之間光覆僧祇之衆安可混曜散木比列清
林議上茅之生喻堅固之神造者也婆羅樹者非中下
物土所宜有者已婆婆十畝映蔚千人密幄足以綴飛
颺高蓋足以轉流景惡禽翔而不集好高止而不與巢
有以多矣然深識者雖能疑徊仰止而莫知宜識博物
者雖沉吟引稱而莫辨嘉名華葉自竒榮枯常異隨所
方面額貞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

泰而秋有成惟南匪他自北嘗爾或季春肇發或仲夏
萌生早光豐隨晚暮儉若且槁莖後吐芬條前秀差池
旬日奄忽齊同無今者疑可殊非物理所測古老多怪

時俗每驚巫者占於鬼謀議者感於神樹證聖載有三

藏義淨還自西城

疑作

建

疑作

茲中土宿因依齊戒瞻

嘆演夫本處真之舊間

疑作

原其始也榮灼道成之際

究其來也摧藏新盡之餘或森列四方或合并二體常

青不壞應現分榮變白有終示滅同盡昔與什迦蔭首

今為羣生立緣夫佛病從人

有一來字

大慈感故樹萎因物

悲理然化能分身半枯即是以有合相後茂還齊宜其
表正聖神靈貺品彙以變見一攝而稱讚十方者也淮
陰縣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彌越走蜀會閩驛吳七發
枚乘之邱三傑楚王之窟勝引飛輿商旅接艦每至同
雲冒山終風振壑官子惕息橋工疚懷魚貫延其萬艘
霧集盆於層渚莫不膜拜圍繞焚香護持復悔多尤迴
析景福於是風水相借物色同和挂帆啟行萬舳駿邁

浮山崛起而䟽嶽慶雲亂飛而北峯雖電影施鞭夸父
杖策罔可喻其神速曷云狀其豁快者哉州牧宗子名
仲康廣孝惟家大忠刑國播清政以主郡儀古式以在
人知微知彰有禮有樂別駕扶風竇公名誠盈盛門貴
仕懿懷令名利用以厚生明畧以營道上交不諂下交
不黷司馬宗子名曰景虛受賢交幹用柔克退遂中律
先後自公且觀麟趾之詩未弘驥子之任邑宰清河張
公名松質貌自稚節忽乎傳一作聞始于能賦而彰中

於成器而立牧人通忽狗物合權威肅攝於神明慈惠

安其父母豈依政理自有才名莫不淨慮

一作浮慮

一乘追

攀八樹歎徒植而多感惟化生而永懷大啟上緣率以
檀施碩直得多道暉寺主道元上座道約都維那曇一
寺皆妙覺圓常什門上首痛金棺而既往駭堅林而在

茲鄉里司徒元簡戴元景王元珪張仁藝王懷儼劉元
隱沈信祥等夙悟大師深入真際勤行進力護供儼莊
楊州東大雲寺法師希元廣派清流固祇懷本戒行有

以鎮浮俗利言有以誨蒙求既憑籍於衆心亦謀明于
獨得是標靈跡乃建豐碑其詞曰

政化之理兮甘棠猶存寶乘之妙兮婆羅是敷欽厥道

成兮八相克尊感乎示跡兮一歸可捫與佛合緣兮榮

落同時歟爾化生兮變誰思休咎畧徵一作休兮伺察

不欺流俗莫識兮綿曠驚疑上人西方一作還兮覲止僧

悲發呈靈眈兮堅固在茲方國傳聞兮想象悽其迴首

正信兮頂禮護持優曇千年兮曷足儀之

五臺山清涼寺碑

上尊王之分護大千也甘露以洒之慈雲以覆之香風

以熏之惠日以暖之忽恍乎無相之體通洞

疑作洞

乎有

形之類演正法降毒龍在清涼之山苑經行之地其山

也左溟渤右孟津恒岳揭其前陰山屋

一作崖

其後五峯

對聳四望崇崇蓄陰陽之神秀含造化之奇特每至丹

霄出日俯拍雲霞清漢無波下看星月可以侔鷲嶺可

以闢蓮宮在炎漢時卜中箭領用肇造我清涼寺在北

齊時以八州租稅食我緇徒焉歷代帝王莫不崇飾洎我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丕弘妙教大闡元宗渥澤浸而恒河流景福丞而鐵山固仍復舊號祇以修先是長安年中勅國師德感供以幡花文殊應見于代具大神變法大光明儼兮似或存倏兮無處所凡稽首咸懷欣擇傍顧此身盡在光影其畢棄咎乃罔不休示立諸相而無所立廣度群生而無所度非大聖至神覆護其孰能如此者歟夫其清涼之為狀也壯矣麗矣

高矣博矣靡可得而詳矣赫奕奕而燭地萃巍巍而翊

疑作
敬

天寒暑隔閔于簷楣雷風擊薄於軒牖星樓月殿

憑林跨谷香窟花堂枕峯卧嶺尊顏有睟像設無聲觀
之者發惠而興敬居之者應如而合道天花覆地積雪
交輝梵響乘虛遠山相答珍木靈草仰施而紛榮神鍾
異香降祥而聞聽淒風烈烈詎辨冬春奔溜潺潺不知
晨暮經所謂吉祥之宅豈虛也哉開元二十有八載帝
之元女曰永穆公主銀漢炳靈瓊娥耀質發我上願歸

乎大雄爰捨金錢聿崇妙力奉為皇帝恭造淨土諸像
欽鑄銅鍾一駢之以七寶合之以三金影攝安樂之界
聲震閻浮之國足以滌除煩惱足以開鑿聾盲二沙門
清白懷忠置陳于禪林之院樹法幢以供之聲梵樂以
安之惟時孟秋月望慶雲出山西北圓光五百餘丈有
萬菩薩同見其間前後感應不遞數意者其福我聖君
乎天寶七載貴妃兄銀青光祿大夫弘農縣開國男上
柱國鴻臚卿楊鈞奉為聖主寫一切經五千四十八卷

般若四教天台疏論二千卷俾鎮寺焉海墨樹筆竹紙
花書密藏妙輪千童萬品置之以寶案盛之以玉箱上
褫祐于君親下澤潤於黔庶善夫上座曇財寺主神慶
都維那智詵入妙覺海登大空山大德忠翰一作幹智空
曇開如岸玉寶先覺蓮花不染高僧清超淨法雲光庭
觀谷蔭禪枝巖栖戒葉並鸞鳳比德龍象叶心豈即舊
而增脩亦惟新而超一作起構構致靈應昭彰邑郡以為
智德斯遺靡壽稱謂句偈不忘式圖刊勒敢承前短強

述斯文銘曰

天作五山兮寔曰五臺山

一作臺

上出泉兮有龍為災大

聖煦嫗兮戢毒徘徊西南其剎兮赫赫枚枚翠微之上兮
峯嶺崔嵬金容月滿兮寶座蓮開祈我聖皇兮其至矣
哉以感以通兮為祉為福前際后際兮無去無來

台州乾元國清寺碑

李華

天寶十五載逆將犯闕塵翳郊廟上皇哀蒼生避狄幸
蜀皇帝誓復君父之耻理兵于朔方避狄仁之盛也復

耻孝之大也惟仁盛孝大故疑不逾年而收京師奉陵

寢凶孽走而天降之戮化一作元氣和而人至于道巍巍

乎堯舜之烈不足比崇天子齊心元默運行慈煦為一作

與元吉卿士妙講一作議妙化之宗以為五帝三王之道皆

如來六度之餘也厥初生人降及中古君臣父子日用

而不知故玄聖昇竺乾而師有古先聖宣尼有言三皇

五帝皆非聖者而西方有聖人其為大千之尊乳育群

聖明矣夫玉帛非為禮之本捨玉帛則無以為禮象飾

豈施教之源捨象飾則無以為教建塔廟為禮

一作尊威容

履霜堅冰物有其漸於是卿士從兆人從九圍之中列
刹相望矣盈川非古邑也襟東江西山因而城之寺在
遠郊信者勞止自官吏耆耄至於商旅咸以津梁未建
為媿為羞邑城之西有淨名廢寺背連山而面通川杉
栝晝暝緇褐經行寒潭夕清車馬無聲境勝心閑十金
果成耆壽徐君贊錄事徐知古等請於縣令隴西李公
平平請于前刺史趙郡李公丹丹請于河南等五道度

支使御史中丞京兆第五公琦琦聞於天子墨制曰可
僧義璿等伏以乾元之初元惡掃除國步既清廟易名

勝因改曰乾元國清寺昭睿功也自所志

一作治

洎於州

縣之長僚吏以降多捨清白之俸徵梓人求繪工為民
儲福為佛成宮高殿倚雲長廊生風蓮花出界開在空
中自江南無有是刹上座某等至某都維那某奉前佛
之心印得輪王之髻珠第五公以上智利國人登宰輔
李使君以全德公才持憲為郎今刺史陳郡殷公日用

忠武傑出長城江海專知官司馬隴西李公乾嘉峻

一作

俊能操綱清可激俗縣令李令宗室開儒政之善者皆

易簡詣於真境清淨符于度門醍醐勝開甘露妙源正

性無說弘之在言其詞曰

東裔名刹西方樂土吳山倚垣越水當戶檉松黥靄下

有象潭龍在泉中水容眈眈景象光澈江湖氣含天清

寶界地湧靈龕大聖蒸蒸動乎天地百神奔走戎服既

備命將誓師殄殲逆類奉迎太上開闢正位神人什憤

品物咸遂鼓舞賡歌上通元氣無思不泊雜沓禎瑞輪

帝御寓像法昭融項

一作
頊

彌四洲建大

一作
大起

蓮宮倬彼

盈川秀冠越中縣有德政州有名公奉宣睿謀爰度崇

工

一作
爰崇

梵侶開士慈雲惠風願言上報聖壽無窮建表

勒名堂堂乎鍾



文苑英華卷八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八百

六十五
六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沈誥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鈺

校對官助教_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_臣姚培敦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十

宋 李昉等 編

釋十一

杭州開元寺新塔碑一首

杭州餘杭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一首

衢州龍興寺故律師体公碑一首

荊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尚碑一首

杭州開元寺新塔碑一首 李 華

漢永平中佛教初至洛陽始置寺度騰蘭二一作德古

者官之庭府稱寺蓋賓而尊之比於曹署此其源也杭州開元寺梁天監四年豫州刺史譙郡戴朔捨宅為寺寺號方興名僧惠園營建之後處士戴元范賓恭增飾之至開元二十六年改為開元寺庭基坦方雙塔樹起日月逝矣材朽將傾廣德三年三月西塔壞凶荒之後人願莫展太常卿兼杭州刺史張公伯儀忠簡帝心威靜吳越駐車跪禮徘徊感嘆乃捨清白之俸為君為親

修而復之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范公倫人之珪璋國

之俊彥

四字一作望者

法師什曇獻上座什雲卿寺主什崇遠

都維那什惠達什法祥長樂寺什曇景等戒香扶其永
誓道力護其成功于是劔南荆揚之巨材諸郡僦輸之
懿匠竭耗神明三年畢事乙粟結仡穿貫顯氣晃爚景
象烘若鎔金距畢疑作甲躋高凡為七級級有佛事環迴
眴轉幢網通映如梵什宮踐乎上府俯視萬井有若碁
布仰瞻天宇雲在身下傍眺江山列在掌端過乎陟謂

傾峯動崖業其側既鏤以丹素飾以青紫

九字一作既雕既鏤

以素以青浴綠漬紫

掀腸閃目百變百移如有靈物崇

一作累

跪稜

層雷嵬攢藥標江壓湖孤島突天不可名也霞照丹戶

如開日宮風搖和鈴若下天樂聲徹有頂輪蔭空界影

入清江形鎮大地所濟者廣巍巍度門先大德什懷亮

住持之固如山不動先

一作老

法師什道貞華嚴祕宗香

象至底先法師什藏暉三藏扃鑰五方啟之過去人緣

在世慈願不有倡頌其如佛恩華嘗官是邦感深霜露

忝大常一面與兵部為寮敬申其美以佐法門之宏觀
其文曰闕 亭亭揭堅廼出江甸秋天沈寥百里獨見
如海浮來如地踊現以壯州邑以調群心餌藥解病依
舟濟深鄉曹郎署共布黃金

杭州餘杭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

前人

大朴既雕淳源不復生人溺于迷妄自拔無由我梵惟
哀之力現靈東方雷起羣蟄間生龍象調御人天巍巍

乎大明燭幽而品物知向矣噫稠林枝幹榮枯不息火
宅煙焰起滅相尋於衆生速壞之身有諸佛常存之性
垢衣纏寶而不見濁水求珠而未得法無高下根有淺
深由是啟禪那證入之門立毗尼攝護之藏土因水而
成器火得薪而待燃惟此二宗更相為用律行嚴用

一無

此字

奉則淨無瑕缺戒定

一無此字

光深照則測見本源次修

定門而自調伏云何為大定地雖傾而不動云何為脩
我心雖寂而無住然後登般若之岸上楞伽之峯以此

身為法身了無得為真得或有默脩元契於文義受教
頓悟於宗師不由門階徑造堂室微塵學者時得一人
復有大悲空隘而不窮弘誓海涸而不盡俯從像法以
導世間則我大律師其人也師諱道一字法崙餘杭嚴
氏生族姓之家是為因地作如來之子寧有本緣故祖
考不書尊上乘也禮峻山岳神閑江海機對敏洽應受
融明自襁褓至於成童顏色無違視聽皆正年甫八歲
辭親就師鴻鵠入冥自然方外蓮花出水不染泥

一作世

間十七預剃度隸龍泉寺受具于光州岸律師行相珠
圓滌流鏡澈始就山陰聽岸講涅槃經師既歸而為衆
敷闡同時聽者奉以為師恭惟此經佛最後說教旨深
圓故草元著義法華經大事因緣授聲聞記口誦心奉
誓盡當來金剛經滅度無邊悉離諸相誦起信論滌除
邪妄開導心宗常所受持皆為義什於華嚴入普賢性
海於維摩得不二法門凡歷見聞莫非心證從文悟理
也白日頓明于世界飛鳥自在於空中從理乘如也嘗

謂天台觀門往誓深教吾所歸也夫垢因戒淨惠定以
生未有愛尚存而坐登三昧每嘆曰持心繫于剎那求
道本於清淨使學徒解怠由軌範不明教之興衰在我
而已矣乃護一席開心必隨嘗講大乘方攝齊登座侍
者布席微爽律文即命撤席澣衣以俟明日其檢身激
下皆此類也自是江南律學砥礪彌精矣至若齊塲星
列談座雲繞四衆仰山王之高萬里赴龍宮之會遠夷
逾海而來聽長老順風而請益至仁生滅至辨成簡判

折疑問若陽和斛冰弘敷妙理如止水觀月化童蒙為
上智伏我慢為調柔引諸佛戒定之池浴衆生輕重之
垢垢自流去池常湛然又以儒墨者般若之笙簧詞賦
者伽陀之鼓吹故博通外學時復著文在我法中無非
佛事故李大理昇期崔河南希逸嘗撫本州麾幢往復
故成御史廣業令廬華州元裕兵部韓員外賞屈身郡
邑輪舸泗沿及鄉人故汴州何司戶寒同與叩絕韻於
清風味元機于永夕廬山師友今古一時誠願密弘崇

脩本寺道容纓網高殿棟宇工人殫其百楹信士竭其
千金佛宮嚴麗一方勝絕寫大藏經手自刊校學者賴
焉席常住因通給無閔凡聖均焉於天竺寺造慈氏變
相憑高為臺與衆均福光靈胷蠻如在會中永以報生
育劬勞之恩光先師訓誘之德不離宴坐應者如歸天
寶十三年春忽洒飾道場端理經論惟銅瓶錫杖留置
左右具見五天大德十八羅漢幡蓋迎引請與俱西二
月八日恬然化滅報齡七十六僧臘五十七生以其日

滅亦如之昔同如來捨位之辰今是菩薩往生之日古
先大士無此明徵先時院庭有百合兩本對發白花光
如月輪照於昏夜嗚呼慈雲既歸花亦彫萎物感如是
人哀可知至某月日遷厝于寺之西偏江嶺淮湖緇麻
縞素茶毗之會聲動山川寂寥原野人亡地古悲夫一
為人師六十年矣遠名利故不遊京國樂閑安故不出
戶庭有請方去故深慈密行莫得而究焉門人之冠者
一行禪師惠罕法師律梁寺乾應律師蘇州東林寺懷

哲律師湖州開元寺惠燈少明之記長者寶藏脩身執
持導師化城無處瞻仰眷屬之賢有若族人神都等如
來影中怖畏都盡力生令地哀號不窮以華悅曾史之
風尚竺乾之道追書本行見託斯文銘曰 茗溪教源
因戒生定百千人俱見性清淨裂除意網磨拂心鏡雖
會一乘終脩萬行說法登壇天龍諦聽須彌峯頂白月
孤映彼迷方者從我得正報盡生盡歸自法身最朝涕
泣江上門人炬滅陰夜舟沉海津雪山靈草無復青春

欲報之德蒼蒼罔極既斷言語又非空色假言喻空觀
我為則

衢州龍興寺故律師體公碑

器為外物挹泉者器有以濟饑渴也身為妄聚奉道者
身有以成大覺也泉不離器道不離身器存則饑渴洗
除身脩則大覺無礙故律為知見根本開入扃戶持其
要得其宗者有若長老體公蓋毗尼之堂室尸羅之燈
炬三昧之舟筏也信安有名山名川山秀川清家為將

宗母曰徐性地靈開祐降神而生徐氏既孕夢婆羅門
告曰姊當生男詔興大法長老既薨好聚沙起窳堵波
焚草為香採花為供年十有五瓊章鶴姿兄為淨安寺
上首乃往從學日誦萬言兄歎曰吾祖父昆弟六人出
家受習之速無其比也年二十一通大乘小乘千紙如
意年中配度淨安寺遊問會稽遇光律師受其戒誦戒
至三日屬衆僧布席登座宣說無有遺文住洛京五年
與本州策律師東陽超至法師同講問為法門儀表萬

歲元年歸信安稟受者千人由是江南律範端嚴第一
衲衣袒肩跣足行乞手詩松竹繕造僧房苦行貫天地
大慈包世界於辨才得自在於文義得解脫于人法得
無我於觀照得甚深刺史徐嶠之率參佐縣吏耆艾以
降請居龍興寺迎供者多不知同日紛然辨鬪聞於長
老曰吾脩無諍三昧不唯自利弘願利人咄因吾身生
彼嗔恨乃別立一室闕纔方丈晏然安居不踐門闕刺
史李暢跪請移居大方至於涕淚俯如其請因入法華

三昧口不息誦身不親席大事因緣我得心證請左溪
大師講止觀鑄鍾七十斤隣州長吏稽首延請結艦浮
川幢蓋彌望瞻禮萬計行無住悲建講堂門樓厨庫房
宇畫諸佛剝鑿放生池聞者敬觀者信聽者悟日月無
私之照江湖不言之潤如來權實之門其至矣哉收材
江湖方構佛殿羣盜據州寺半為墟址如鳥巢形若枯
木凶猾棄及稽首歸仁寶應二年六月九日自升繩床
趺坐而滅享齡九十二僧臘七十一緇素號慟楚越悽

悲至廣德元年十二月三日焚于州西某原起塔安神
諸佛之遺教也唯長老貌清神遠仁深行獨卓為道器
注為法源謙非外儀質乃內一作至若調伏住持之固

哀非

禮誦跪繞之勤耄期不衰寒暑如一學窮必究理精必
詣猶自以為功微道淺未足為師真金純金萬寶之最
也跌滅之夕則異香滿室閉塔之日則羣鶴翔鳴信安
王禕趙太常頤真鄭庶子倬李中丞丹前相國李梁公
峴皆為此州躬往圍繞趙太常敬因長老立文殊萬聖

之象李梁公增感先人泣下雙林之間長老在世靈微

繁多日輪降照於梁端大龍脩敬于池上寒蒲

一作笏

擬

擢于水下彩芝瑩於禪室慶雲覆會仰歎千人此其

盛者弟子僧會藏爰自童蒙服勤左右四十年矣惠命

阿難結集如來之言顏氏之子鑽仰素王之道杭州靈

隱寺大德惠遠婺州開元寺大德清辨本州六度寺大

德惠炬

一作炬

大乘寺主浩然本寺上座惠達寺主法會

都維那神爽等輪王之位我敬奉之妙光之法我敬行

之爰請伽陀式播元烈銘曰

付囑戒藏遵行威儀光還性靜翼具禽飛止法根本深
仁得之蓮花不濡性本清淨彼上人者無時非定定不
離儀儀不離性色身雖滅此滅皆寂寂然不動斯為正
真鎔金起塔哀斷門人

荊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尚碑

前人

肇有含氣則鷹鷂逐鳥虎狼噬人人最靈于其間嗜欲

萌而六根動利害交而五兵作文

一作雲疑

演乾坤至於性

命老陳道德循於天下不究因緣之本不知大千之廣

而內盜方扇心塵益悖長圍合于三界猛焰流于四生

乘時雷震惟佛能救

一作救世

於是超六度之岸轉三乘之

輪馭指南於迷路建高燈于黑夜翻海滅焰擊山潰圍

蒼生既孤再獲慈母人天之奉大矣遠矣微塵法門吾

道一貫承此印者歸乎上仁和尙諦惠真南陽冠族張

氏也父大禮銀青光祿大夫坊州刺史靈降右闕慶延

仁宗太夫人陳氏誦法華經屢有祥應既誕和尚體益康寧而衾褥彌潔每啼聞誦經則止而聽之六歲發言

輒諧經義七歲誦書日記萬言默誦

一作尋

法華經安樂

行品因捨儒學專精大乘年十三剃度隸西京開業寺事高僧滿意意公門人皆釋侶珪璋和尚年幼道尊以為之冠十六受十戒持護峻整名重京師進具經旨遍覽毗尼意謂未圓尋文果闕乃往天竺求梵本至海上遇淨三藏自摩詰陀還淨公謂曰西方學者亦殊宗貫

假欲詮正如異執柯

一作就何

因悉授所賫律集與之俱返

纔二年間罔不懸解績成手部名曰毗尼孤濟蘊始以

五月十六日結夏安居僧聞盡愕喧然雷動門人來問

答曰迦利底迦星此其候門人未達既而無畏三藏以

五月十五日至京師衆僧怪而問故三藏曰五視

一作是

迦利底迦星合時來正當日結夏耳迦利底迦星即火

星也由是緇林聳歎與聖人

一無
人字

合符梵僧長老尚多

初至長安和尚修謁膜拜方半多公喜曰爾非真耶留

之座隅密付心要當陽弘景禪師國都教宗帝室尊奉
欲以上法靈境歸之和尚衣疑請京輔大德一十四人

同住南泉以和尚為首昔智者大師受法於衡岳祖師

至和尚六葉福種

一作鍾

荆土龍象相承步至南泉歷詮

幽勝因起蘭若居焉地與心寂同吾定力室與空明同

吾惠照躬行勤儉以率門人人所不堪我將禪悅至於

捨寢息齊寒暑食止一味茶不非時嘗遇歲荒野人茹

草和尚如之門人勸諭對曰順正行事亦如來教也中

宗聞之將以禮召時弘景禪師在座啟于上曰此人遙
敬則可願陛下不知強也撰菩提心記示心初因開佛
知見升堂入室者則必親授此外物一無物字祕之立教之

宗以律斷身嫌戒降心過應捨而常在無行而不息離

心色

一作色心

則淨淨皆亦離則無生內外中間無非實際

要因四攝成就五身始以上觀悟入終於蓮花正受平
等法門究竟於此師子國目加三藏來謁嘆曰印度聞
仁者名以為古人不知在一作世界本國奉持心記久矣

其尊稱微言冥究佛心而神局

一作局

遐域一行禪師服

勤規訓聰明辨達首出當既奉詔微泣辭和尚而自咎
曰弟子於和尚法中痛無少分後與無畏譯毘盧經義
有不安日以求正決於一言聞者洗心每謂以法授人
不宜容易從人受法鮮克有終故善來衆生悉蒙慈覆
至於悟戒承法千無一焉或問南北教門豈無差別對
曰家家門外有長安道又問曰脩行功用遠近當殊答
曰滴水下巖則知朝海又問曰無信根如何勸發曰兒

喉既閉乳母號慟

一作
吳為

大悲無緣亦為歎歎嚴而

一作
端嚴

簡重慈而有威望門能進者寡矣弟尚書右丞紹真行
備乎身德及乎人元老太保陸公象先名臣韓京兆朝
宗宋兵部鼎韋刑部虛舟僉契慈緣而承善誘如其仁
哉天寶十年二月既望北首右脇卧入禪定中夜而滅
享齡七十九經夏六十報年之限涅槃之時同於如來
昔未曾有遺命門人曰聖教無服慎勿行之弟子正知
法際等哀聞大千感動他界先時雙泉竭大霧昏白光

照室半若橫血法門無蔭之徵也刑部韋侍郎時臨荆
州躬護喪事以三月一日厝于西巖山林變哀鳥獸號
咽有意于道者莫不椎心洒涕和尚質孤晴山神瑩澄
海妙聲宣布而剛強悽感慈眼蓮照而濁惱清涼使祥
光洞明枯木蕃榮得舍利於神人教天龍於冥晦其元
慈幽護則病者愈死者生高僧遙請而帝夢叶學徒聽
法而天樂下昭聞殊方不可殫載初聞一行終天子賜
謚曰大惠禪師及和尚滅度追謚同之三方如來皆同

一號此其證也正知者闍梨持和尚心印璨法闍梨轉和尚義輪以華聞風永懷俾強名道其辭曰

荆南正法大士相傳灌頂尊記乃吾師焉

一作吾師受焉

備脩

衆善不染羣緣法華三昧惠照無邊菩薩普門我願亦然煩惱牙折菩提鏡懸戒比秋月法若春泉不動南楚仁周大千本來常淨自性無遷漸則生頓光依魄圓隨順生死芭蕉豈堅蕭蕭塔樹永對爐煙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釋十二

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一首

尤溪大師碑一首 潤州天鄉寺雲禪師碑一首

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一首

李華

惟和尚輪王梵嫡號善無畏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

之後其先自中天廻因難分八

一無此字

王烏茶父曰佛手

王以和尚生有聖姿早兼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
三嗣位睹諸凡舉兵構亂不得已而後征之接乃中體
捍輪傷頂軍以順勝兄以愛全乃白母后告羣臣曰向
者親征義斷恩也今以國讓行其志也因置位於兄固
求入道太后哀許賜以傳國寶珠南至海濱殊勝招提
入法華三昧聚沙建塔誓一萬區黑蛇傷指而不退息
身寄商舶徃中印度密脩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而

舟行萬里與商人同遇羣盜沾於併命和尚慰帖徒侶
默誦真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盜果為他寇所殲寇乃
露罪歸誠指蹤夷險越窮荒踰毒水至中天境上乃遇
其王王之夫人即和尚妹也和尚服凡品而徒侶以君
禮奉之王問獲其由嗟稱不足菩提眷屬是日同歸慈
雲布蔭一境丕變於是發三乘之藏究諸部之宗品偈
章句誦無遺者說龍宮之義理得師子之頻伸名振五
天尊為一有稱首那爛陀寺像法之泉源衆聖之都會

聖字

稱首那爛陀寺像法之泉源衆聖之都會

乃捨寶珠營大像額端畫如月魄夜則光耀僧有達摩

鞠多掌定門之祕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四十許實

二字

作已八百年也和尚投體兩足奉為本師鉢中非國食示

一禪僧華人也見油餌尚溫粟飯餘煖愕而嘆曰中國

去此十萬八千里是彼朝熟而午時至此何神速也會

中盡駭和尚默然本師謂和尚曰中國白馬寺重閣

新城吾適受供而反汝能不言真可學也乃授以摠持

密教龍神圍繞森一作在目前無量印契一時受頓即

曰灌頂為天人師稱曰三藏三藏有六義內為戒定慧
外為經律論以陀羅尼而統攝之惟陀羅尼菩提速疾
之輪下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夫慧照所傳
一燈而已殊異燈亦無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殊
菩薩一作金剛揔攝於諸定向月懸同於法身頓升階
位隣於大覺此其旨也和尚遍禮聖跡周行大荒不悔
艱難每所三至為迦葉剃髮愛觀音摩頂嘗結夏於靈
鷲山有猛獸前路深入山穴穴明晝有摩尼立像左右

侍者色相如生中印大旱求和尚請雨觀音大聖在日

輪中手執淨瓶

一作軍持

注水地中感咽于雙樹之下問往

昔於佛世之人為者不言十問

一作聞

其一鍛金為貝葉

寫大般若鎔銀起窣堵波等佛身相母后謂和尚已化

淚竭喪明及寄疏問安朗然如故大雄威後外道如林

九十六宗各專其見和尚皆隨所執乘喻破疑解邪縛

于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雨大小而均澤定水方圓而

滿器什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其以金制徑即

身觀佛大師喜曰善男子中國有緣可以行矣乃頂辭
奉下至迦葉濕彌國中夜次河河無津梁浮空以濟受
請於長者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聖大德是登地菩薩
乃讓席推尊和尚受以名衣乃升空而去烏傷國有白
鼠馴遶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突厥之庭而可救了請法
和尚乃安禪樹下法為金字列在空中突厥之妻一作
官人
有以手按其乳乳為三道飛注和尚口者乃合掌端容
曰此我前生母也或悟舉及三斫支體無所傷破者唯

聞銅聲而已至雪山天池而和尚不愈

疑作念

本師自空

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諸相寧有病
耶言畢而冲天則洗然而愈矣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
夷人貪貨率衆合圍乃密為心印而蕃豪請罪至中國
西境夜有神見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中
州禮足而滅以馳負經至西川涉龍沙陷馳足沒于泉
下和尚入泉三日止龍宮而化之牽馳出岸經無露濕
睿宗道尊德盛立契無為詔僧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

門塞表以俟來儀開元紹一作繼興重光大化聖皇夢與

真僧見其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圖之殿壁及和尚至止

與夢合符天子光靈而敬悅之飾內道場尊為教主自

寧薛二王而下四字一作以降皆跪席捧噐為師賓大士於天

台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

之乘巍巍法門於此為盛有術者握鬼神之契叅變化

之功承詔御前効其神異和尚恬然不動而術者手足

無施矣其餘秘要代莫聞也累請居外勅諸寺遞送隨

駕至洛京詔於聖善寺安置自出內之後奔走華夷和
尚臨之貴賤如一奉儀形者蓮華開於眼界稟言說者
甘露降於心源超然自悟曰有其人矣法侶高標惟尊
奉長老寶思其餘皆接以門人之禮禪師一行者定惠
之餘術窮天地有所未達咨而後行和尚質粹神邁氣
和言簡不捨律議而身心自在不離坐席一作宴坐而願力
俱圓有來畢應蠲應無礙故衆妙懸解藝能兼於百工
大悲普薰草木同於一子不知其極也於本院鑄金銅

靈塔以此功德應緣護世手為模範妙極人天寺衆以
銷冶至廣庭除深隘慮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笑而言曰
無可為憂自當有驗及鼓鑄之日大雪蔽空靈塔既成
瑞花飄席前後奉詔禳旱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遍諸
耳目矣從容上請大庇緇林正法之興繫於龍象信也
表求還國優詔不許開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右脅
累足涅槃於禪室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界淒涼天
心震悼詔鴻臚卿李現威儀賓律師以某月日葬於龍

門西山涕慕傾都山川變色弟子寶思

一作
畏非

禪師榮鄭

氏明畏禪師琅琊王氏皆高族上才超然自覺息言為
樂說之辨妙用即禪那之宗入和尚之室惟茲二人而
乾元之歲再造天維大君心證無緣之悲躬行不匱之
孝由是釋梵扈蹕天師濟師凶穢掃除人祇清淨位光
付囑教大興行二禪師爰以偈頌刻諸金石法離文字
道不可名以慰門人感慕之心有同顏子喟然之嘆其
文曰 釋宮尊種龍扶出持捨位成道為天人師度微

塵寰行甘露慈仁消大怖辨洗羣疑法本不滅今子得
之隨方演教聿來中國帝居承迎天花滿穢惟喜園花
惟聞蒼筤百千萬億調服其心灌頂在昔聲聞現今山
王高妙海月圓深因於示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
玄室金棺此閉式瞻無日雙寶昭興教尊言密歸我者
因因明悟實

故左溪

一作谿
下同

大師碑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昭中而自在過去大士時惟

左溪傅氏之子法號玄朗字惠明其先北地洽陽人漢魏大族隨晉南渡家於義烏今為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太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承世謂居士為諸佛化身

杳不可測左溪即一作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間宜生上

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溪心淨體安迄于乳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畎澮也如意年中剃度隸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就會稽印宗禪師尚一作商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

巖穴凡三十年晏居左溪因以為號每言石泉可以洗
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於一作所

居一方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如來諸大弟子

皆菩薩僧大迦葉之頭陀舍利佛一作之智慧羅睺羅

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由一無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趣

異名分流合體舍利弗先佛滅度佛以法心付大迦葉

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摩

禪師傳楞伽法八世至東京聖善寺宏正禪師今北宗

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大

智

一有禪師二字

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

又達摩五世至璨禪師璨又授能禪師今南宗是也又

達摩四世

一作代

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住牛頭山今

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慧文禪師學龍樹法

授惠思大師南嶽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

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

陽威

一無威字

大師左溪是也又宏景禪師得天台法居荆

州當陽傳真一作其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溪所傳

止觀為本祇樹園內常一作當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

少法因字以詮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脩

空有皆捨此其略也菩薩或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

像一作象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充滿法界夫知

上法易行上法難脩上法易證上法難明謂左溪為有

則實無所行謂左溪為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

左溪因恭禪師重研心法唯一無十八種物行頭陀教

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宏

大覺心大

大一無大字

無可名也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願生

兜率天親近彌勒彈磬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

利降靈光發寺非正陽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

力難

一作難

左溪錫杖指揮工人聽命如從舊貫

一作館

儼

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期之歲同於壯齡

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本汝

一作爾

等

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僧

一無

僧夏六十一一作四

四輩號慟如慕如疑香花

一作水

幢雷

動山谷鄉人或夢左溪居實

一作實

閣第四重者寤告其

隣與之夢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屆度廣人天

既茶毗已門人

闕

建塔于左溪遵相法也城邑之

人願獲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某原申永慕也左溪

假在深山衣弊食絕布紙而衣

一作統

掬泉而齋如繒纒

之温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騰猿跪捧

一作群

猿來捧宴坐一室如

一作同

法界之樂

一作大

蕭然一院等

他方之遊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無苦樂
妄習為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
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
中比大遼廓至若旱蛙躍流瞽犬能視雲雷興而獵者
捨弓矢鱗介絕而漁者壞罾梁舉其倬一作倬然曷可殫
載弟子衢州龍邱九嵎寺道賓越州法華寺僧法源僧
神邕本州靈隱寺僧玄靜一作淨棲嵒寺僧法開蘇州報
恩寺僧道尊菩薩僧開左溪之祕藏常州福業寺僧守

真杭州靈曜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真明州天寶寺僧

道原

一作源

淨安寺僧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純得醜

翻飽左溪之道味入室弟子本州開元寺僧行宣常州

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專

一作傳

左溪之法門新羅僧

法融理應英純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宏左溪之妙願

一作

順菩薩戒弟子傳禮王光福等菩薩

一作提

惠芽霑左溪

之一雨清辨禪師等荷瞻遺烈見請斯文銘曰

慈

作磁

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

或作足

設衆生未度

我為舟筏將如趙代空

一作
豈

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

行歿煩惱驚歸

一作
明

寂滅城不住之住無生之生兜率

天樂徘徊下迎瀛洲左溪東入蒼海青松白月人亡地

在四華盡哀時乎不待頌德空嶺劫塵

一作
衣

無改

一作皆唐文粹

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前人

東南苾芻之上首曰長老雲公報年若干永泰二年某

月日湟槃於潤州丹徒天鄉寺人天痛慕江海寂寥御

史中丞韋公元輔

史作甫

頃臨潤州嘗申跪禮無何韋公

兼觀察領浙西按部至京江來修謁問長老曰如來遺

教付囑仁賢貧道有檀像一龕敬以相奉意深言簡聞

者凄然韋公致別之明曰長老繩床跏趺無病而滅嗚

呼至矣哉昔支遁與謝公為山水下

疑衍

之遊竺法師與

王度為生死之約古今同道如見其人長老每言曰得

天師於牧馬求善法於鬻香不可不敬樂羊以食子見

疑苾芻以草繫成恣不可不仁智瑤死於大縣頂生退
於什宮不可不廡留侯先期而黃石悅玄謀懇乞而觀
音降不可不信學此四者以為教端內訓緇褐外化群
品其餘觸類而長道遍恒沙長老法號法雲獲度於神
龍之歲俗姓申氏其先魏都之望出於姜姓左右宣王
詩所謂惟岳降神者也曾祖寧皇朝考功員外郎祖靖
睦州遂昌縣令父儉不仕以復楚之忠烈相韓之勲伐
蓄靈韜曜鍾美後人長老童丩入道誦法華經景龍歲

受具于本州龍興寺玄昶律師由是萬計俱圓名冠同
列與鶴林絢律師偕往嵩穎求法於大照和尚以心眼
視徹見無邊界果在掌中隨心舒卷喻菴羅熟終當自
知此其端也道在兼愛故無棄物有志於道來問長老
曰飲甘露者當淨其身有涉道未泓來問長老曰菩提
為寶耶無知無德涅槃為空耶常樂我淨由是江景疑
禪教有大照之宗焉至若願力所弘莊嚴佛教像飾同
日月之照厨供盡人天之福積若山川流于他方凡聖

去來縉素皆以天鄉為中路之化城也夫三界為牢鬼神同死使桎梏輪轉無解脫時佛性在煩惱之中佛身即衆生之體大法平等無所不同雪山滿月是為真語同音半字寧為妄說如來毫相始于東土菩薩求法遍在西方慈悲之間固非一致若乃昆明劫灰夏時同學化來周穆之歲星隕魯莊之年甘泉金人之祀伊存浮圖之說謂之為妄則常情不測謂之為實則迂濶難明立定哀之時書隱桓時事憑魯史之文猶未之詳况超

乎視聽之外出乎名言之域固宜然也國史傍錄徃徃
合符者則宣尼稱西方有聖玄老云吾師竺朝厥後感
夢孝明漸於中國楚王英尤敦此道嘗奉縑贖罪詔曰
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而為
誓其還縑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浮圖仁祠即塔廟
也潔齋為誓即禮懺也伊蒲塞則優婆塞也至魏受禪
洛陽宮中有浮圖毀除之沙門以佛舍利擲水生光由
是移於道車廣開禪室僧會楊花於三吳惠持演教於

三蜀震曜聲響無代之法壤也因蓋吳同亂之積其後也賴曇休堅持之誓自菩提達摩降及大照禪師七葉相乘謂之七祖心法傳示為最上乘南方以殺害為事北方多豪右犯法故大通在北能公在南至慈救愍曲無不至其餘則澄公威神止石羯之虐惠始定力恢赫連之暴淨檢尼部之初曇柯律藏之始道安垂範羅釋詮譯惠達道生闡教於廬匡杯渡寶誌著異於江浙公之慈靈鎮攝智者之遵揚真極清膺昏季在壤尋舉稠

公之衣而定興廢驗仲尼之記而崇建立唐撫運同符

聖覺中州徼外人智如林玄莊無畏繼興夷憂

疑作夏

不

可悉數舉甚

疑作其

殊尤長老既滅門人僧某等戒還本

原智人無學以某月十六日遷定於鶴林寺西江湖晦

冥道路悽慟初吏部侍郎齊潮採訪江東見天鄉殿宇

傾圮孰尸完葺乃請禪師與絢公當謂寺僧乾最得堅

固力求真實智乾元初奏請天下一

一作二

十五寺長講

戒律天鄉即其一焉爾後率同心願善繕理禮部員外

郎崔令欽常為丹徒宗仰不怠於何吳越震擾緇侶竄
伏長老挺身於戈劍之間宴坐於虎狼之口大浸不溺
大火不焚天鄉獲全長老之力也韋中丞以句容令田
少文悅長老之風宏無生教故托句容議辦葬事刺史
韋公損奉善逝甚深之旨行菩薩廣大之慈大理司真
兼丹徒令史坦惟爭道周如潤州者疑長之兄弟之子
曰堂構為當代詞人修在家梵行與門人俾華贖德於
萬斯年其文曰

至哉玄德高標法流法而不着行而不求輪王自在象
寶調柔黑夜生月驚波起洲洲淪大浸日落中夜方外
常在人間代謝性不遷易法無高下億萬人天從吾受
化從受化已委順知時諸佛如是今得之清江朗月古
人仁祠以我遺法為人導師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釋十三

揚州龍興寺律師

二字一作經律

碑一首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一首

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師碑一首

揚州龍興寺經律院和尚碑 李 華

菩薩調伏身心一切智調伏心者為定慧調伏身者

為律議假煩惱而後有身心有身心而後開知見權衡
並用何莫由之如來於鹿野苑中為五俱輪始開此法
持律第一有優波離如來謂戒為性源因定見性定為
慧本因慧得常不依科教無所成實乃宣告四輩攝護
身心命以優波長老集毗尼藏以優波無緣此土摩訶
迦葉啓迪當來而付囑之興禪同祖數世去聖滋遠枝
剖條分令學者所宗四分為盛此間有數息諸觀以攝
亂意是蓋禪那之濫觴也夫沙門奉律猶世間行禮若

備中和易直之心而無升降周旋之節於為義非為義
非為半人恭惟世間皆歸佛性體無分別俱會一乘勝
妙法蠶爰傾海水明徹寶器方貯醍醐禪律二門如左
右翼和尚執持戒律兼修定慧恩制落染為人式瞻六
十年矣和尚法號懷仁其人也惟天寶十載十月十四
日晨起盥漱繩床跏趺心奉西方既曛就滅於龍興寺
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緇素弟子北拒泗沂南踰嶺徼
望哭者千族會葬者萬人其上首曰越州開元寺僧曇

一福州開元寺僧宣一常州興寧寺僧義宣杭州譚山
寺僧惠鸞東京敬愛寺僧璿光潤州栖霞寺僧法瑜僧
乾印潤州天鄉寺僧法雲揚州崇福寺僧明幽延光寺
僧靈一龍興寺僧惠遠等天下甘露正味調柔人中象
王利根成熟音樂樹下長流福慧之泉雪山峯頂仰見
清涼之日金剛決定煩惱無餘優曇開敷香潔盈滿罔
不成寶樂說辨才得法華三昧衆所知識物之依怙法
施之恩重群居之感深哀奉色身經始靈塔于某原像

教也幽公自幼及哀所親侍靜言玄梵俯托斯文試言之曰先陀婆者分於一名摩醯目者夾於三點衆法歸善群緣體無道豈遠人宏之在我外離諸相猶行邪道內度四生方為靈覺至若調牛良田唯待天雨渡馱巨海何護持囊喻夫靈藥毒草同在林中甘泉淤泥共生地下疇能了達惟我宗師和尚大原郭氏厥後遷於淮在孩抱之歲誓齒道門親慈所鍾志不可奪因瑤臺成律師受具戒律文有往誓所疑時賢或誤一言曲分於

象表精理自得於環中聲振京師如晞日月諸寺固請
綱領乃默而東歸既還揚都府允羣願常誦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如意輪陀羅尼般若佛心我得此心衆生亦
如謂天台止觀色疑作是一切經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
乘色空兩亡定慧雙照不可得而稱也寒不加服暑不
攝齊食不求飽居不易坐四方施捨歸於大衆一所有
無均于最下朝廷之士銜命往復路出惟揚終歲百數
不踐門閥以為大羞仰承一盼如洗飢渴和尚與人子

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上人言依於敬佛教儒
行合而為一慮學者流誤故親教經論延來者聽受故
大起僧坊將警羣迷故廣圖菩薩因地善護諸命故曲
濟衆生壽量以文字度人故工於翰墨法皆佛法兼採
儒流以我慢為防故自負衣鉢以規範為任故綱正緇
林發揮道宗故上紆睿禮以感慕遺跡故不遠他邦以
龍象叅議故再至京國以軌度端明故研精律部黃門
侍郎盧藏用才高名重罕有推挹一見和尚慕味循環

不能離坐退而嘆曰宇宙之內信有當人黃門於院內
置經藏嚴以香燈天地無疆象法常在太子少保陸象
先吏部尚書畢構少府監陸餘慶吏部尚書崔日用祕
書監賀知章禮部尚書裴寬中書侍郎嚴挺之河南尹
崔希逸太守房瑄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渙禮部尚書李
澄詞人汜水尉王昌齡等所瞻奉願同灑掃建塔之地
廣狹如素高卑得中周臨四衢平覩千里門人環侍列
相薦以名香空曠寂寥以哀以慰夫子門人輕重諸侯

之國如來弟子皆為釋梵之師敬悅其風以偈銘曰

佛境無二佛心皆一隨其根源乃起禪律持戒外獎觀
空內謚是藏私耶衆僧秘密昏醉億萬求醒者稀如來
戒定與爾為歸性空因戒垢重初微彼上人者深乎道
機真空不生妙果無得開明戒定洗去怨賊衣染利波
鼻聞蒼蔔白月正圓如何昏黑昏黑既已四輩號咷不
見金觀空圖白毫月明江濶月落山高迴野孤塔羣心
鬱陶訓迪真子森然朗達阿難必芻迦葉菩薩仙髮承

足諸天奉鉢智火遽燃獨留緇褐月苦淮甸風悲楚川
千株茂樹百道春泉佛日長晦浮圖巋然哀哀龍象大
比群緣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前人

道行無跡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
而覺照圓明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為
不二之門其定也風輪駐機其慧也日宮開照其用也

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

而涌

一作
踊

出湛兮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寥焉以遠近思

惟而不窮

一作
智

德皆空為真實際大悲恒寂遍撫群

迷月入百川之中佛匝千花之上修而證者玄同妙有

應而起者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歟適去他

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

無怙寄命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銷

一作
消

大毒者伽

陀妙藥拔陷扶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玄素字

道清崇高紹興於法位

一作外

胄

一作徑

緒不繫於人間慈

母方娠厭患葷肉長至之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

安靜既甦稽首父母求歸法門即日獲請出依精舍如

意年中剃度隸江寧長壽寺即進具已戒光還照定水

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比也身

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毛際臉口若方丹目不顧盼聲侔

扣玉入南牛頭山事威大師撞鐘大鳴入海同味迦葉

以頭陀第一大師亦斗藪塵勞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

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之最堅比獅子之無畏圓月
照海高深盡明慧風吹雲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
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騶虞馴
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獻果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千
人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
源無漸而可隨無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當
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雙極懇求心要于我渴仰施
汝醍醐問禪定耶吾無修問智慧耶吾無得道惟心證

不在言通懷

一作壞

帝釋輪終為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

聲既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

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言寡飢至飽歸或有聞

尊稱而遷善現色身而獨得我無示

一作爾

念道溥慈圓

食不問鹹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飽蚊蚋之飢渴道

離人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怨

一作究

親是法平等故饋

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而不拒齊於弊褐俾夫

家有道侶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密請至京口潤

州刺史韋銑灑掃鶴林斯

一作茲

焉供養有屠者恣及

一作

忍積骸如山刺史韋銑聞大師尊名來仰真範忽自感

悟懺伏

一作悔

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悲當應我

供大師衲衣跣趺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為動搖至是

如其懇求

一作乞

忻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

不仁皆同佛性無生無滅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

立現諸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玄密請至

廣陵便風馳帆白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度江梁宋齊

魯傾都來會津塞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丘陵
皆委於所在行無住捨禮部尚書李愷時為揚州牧齋
心跪謁為衆唱首望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
四維上下塵沙之數皆超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
踰月均吾喜捨成爾堅牢無非道場還至本處天寶十
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
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起哀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
而奠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幢幡蓋網光蔽日

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衆等號捧金一作全身建塔于黃

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衆申哀江

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倚桐雙枯

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慚動天地晦冥一作冥及發引

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鶴徊翔一無而字有情無情德

至皆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

曰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信大師就而證之且

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差別群生根器

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寶皆成汝能揔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為此宗融大師講

法則金蓮冬敷頓錫而靈泉滿一作湧溢東夷西域得闕

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巖大師巖授方大師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真乘妙緣靈祥嘉應僉具傳錄

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構軒楹時

惟海公求

永一作

報師訓廬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世異

人同泣然長慕僧慧

此字一作

端等蔭旃檀樹皆得身香菩

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

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

使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

刺史韋昭禮

理一作

故給事中韓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

涇陽縣令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

于此弟子嘗聞道於涇山猶樂正子春之于大夫也洗

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誥
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况
乎傳信其文曰

濁金清境在爾銷練磨之瑩之功至乃現膏漬炷然光
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聵惟吾大師息言
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因一作心寂道

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無一作非垢云何淨除

身心冥寂太極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琉

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
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
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恒沙劫壞智月常圓

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寺碑 王 縉

醴泉湧而蠲疾寶炬然而破暗蓮花無染而獨淨夜光
不繫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曲隨世界上智
之心密遊聖境或宿植德本大乘願復來或意生人間
用宏開示非慧見孰能知之大德號曇真姓邊陳留開

封人也厥初為孩稟知特異亦既有識用晦如愚家有
耕桑未嘗問鄉有學校未嘗顧則曰處豐屋何如方丈
馳良馬何如振錫珪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滿堂不如
虛白食珍者豈觀飯米香積聽樂者豈聞梵唱云何戰
既勝矣出門絕迹潛嵩少間專於讀誦年至二十遂適
太原受聲聞戒習根本律性甚聰敏博涉經論時同學
者仰之為師久而嘆曰大聖要道存解脫不入其門非
佛之子乃損落枝葉澄清泉源詣長老照醒迷解縛

開心如毛頭掃意塵於色界從此日益喻師能知於四
威儀之中無一刹那有怠不住以至於大寂無作以至
於恒用我正無所虛空未為廣我照能遍日月未為明
震雷破山聞不聞等烈風拔樹見在一作不見見等是身無
主興四大假合方寸無生於一切離相猶以為未出心
景彌勒深入大照既沒又尋廣德大師一見而拱手再
見而分座問之於了荅之以默俱詣等妙忽合自他梵
衲之行楞伽之心密契久矣廣德又謝學徒嗷嗷相顧

靡依來求於我嗣續前後皆以寶歸出宅諸子俾稱所
乘渡河三獸自止於分天寶季年祿山作逆陷我洛陽
亂兵蜂螫大德澹然獨在本處天龍潛衛於左右豺狼
仰瞻而讚嘆施財獻供終朝盈門於善惡等以慈於苦
厄久以忍言說不得無畏故也動靜皆如自在故也度
一作廣衆無邊大願力也依報無量邁種福也夫修行之
有宗旨如水木之有本源始自達摩傳付慧可傳僧
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大通大通傳大照大照傳

廣德廣德傳大師一一授手一一摩頂相承如嫡密付法
印惟聖智所澄非思議能測也大德既捨眷屬竊為沙
彌身不顧名志在成道聲稱遠歸向如林天寶八年
緇侶領袖舉以上聞乃蒙正度初隸東都衛國寺旋為
敬愛寺請充大德遷彼與住此有緣非無因地離人天
之會法如雲門之施衆有塵勞之悟寺盈河潤之福今
學與其進當學起其信善誘不倦得賢則喜利往者導
之以鍵覩真者辨之以正在定者戒於貪悟所覺者使

之以視

一作遠

遠

一作視

彼來學如菴摩勒果冀其出世如

優曇鉢花齊我者稀故我貴矣寶應二年正月十四日

跌坐如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十四哀纏門人悲及塵

衆樹為之變色獸為之失聲棟折航沉佛土蕭索其年

九月葬於嵩岳寺之北阜大歷二年有司奏謚上聞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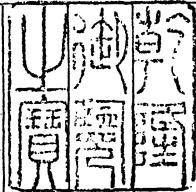
然乃賜號曰大證禪師縉嘗官登封因學於大照又與

廣德素為知友大德弟子正順即十哲之一也視縉猶

父心用感焉以諸因緣為之強述銘曰

父心用感焉以諸因緣為之強述銘曰

上德不德與慈連悲現於獨界俯為人師以我無思破
彼塵思爾方厭俗我則隨時由多分別妄知垢淨根不
緣塵象豈染鏡法不可著空即是病無得之得絕聖而
聖文字非文字言語非言語云何以解脫云何而語汝
隨宜說方便究竟非我與舍利依嵩山寂寥松栢所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十二